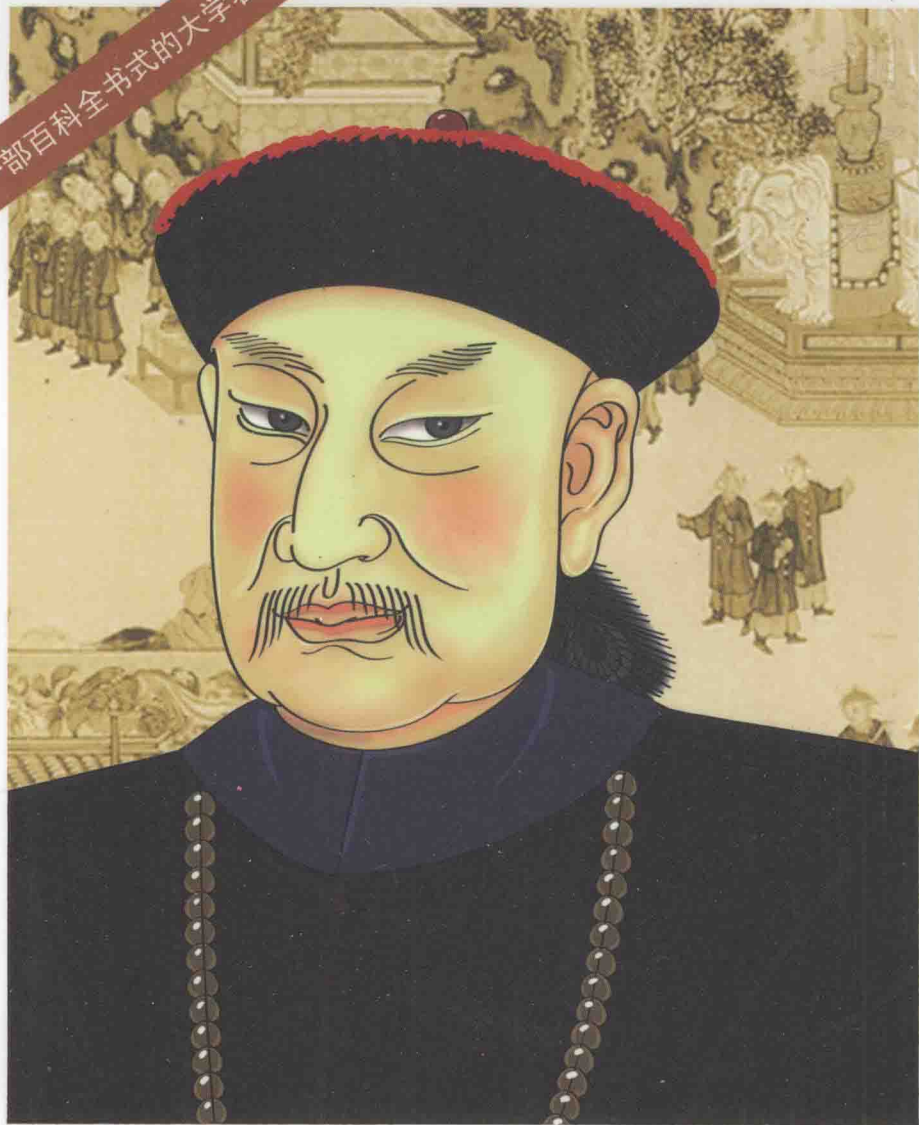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人物传奇



一部集历史、金融、商战、徽文化于一体的人物大传
生动再现红顶徽商胡雪岩的人生传奇

红顶徽商 胡雪岩

王海懿◎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红顶徽商

胡雪岩

HONGDING HUSHANG

HUXUEYAN

王海懿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顶徽商胡雪岩/王海懿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396-5134-7

I. ①红… II. ①王…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3167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 杰

封面绘图:金前文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2.2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此传记所载以“梦”字作楔子，以“徽”字起情之源，以“商”字结情之渊。一部书，一场梦……

胡雪岩，徽州绩溪人氏，佐左宗棠收复新疆，仕至大清一品红顶商人，寿享六旬。计其一生，盖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世人皆以商圣嘉焉。论其营营仕宦，甚殊奇，竟可以入传奇。夫谓天地生才，其聪明绝特，善经济，工人际，乃至驰骋名场，意气如云，又以风流自命，然凄怆以终，唯剩一魂，风流云散梦亦迷。史说左宗棠不死，信胡雪岩犹存；唯左宗棠势败，造胡雪岩必死。其时欤？其命欤？史亦莫能详也。

嗟呼！汉以来助君捍社稷之商贾，独此人也哉。左宗棠西征平寇，胡公有捍御保障之功。天道昭昭，其事可风，然沿及民国，湮没无传，哀其遇也，悯其志也。是今详著之，冀传诸人世，延精魂之商梦，勉修未来，以图富强。

夫先圣之志，其宏旨与天地通，断非我辈所能相感也。然钻仰盖笔，著书记载，以广见闻，后人回顾，或读书鉴古，或得济迷川，或律人律己，大义微言，亦非我辈所不能也。

凡小说必有虚构之词，乃因性识之所根耳，亦因无佐证耳。史传尚不能免于失考缘饰，况传奇乎？告诸世人，知胡公凌云之梦，在此不在彼也。是本英魂，沉湮百年，身虽已卒，魂犹报国，不彰以四海，或记载者之失也。

[24]

14459



- 第十一回 喜又喜恣娱庆寿 悲更悲叔侄归西 / 047
- 第十二回 富少爷聚众施施 穷少年孤胆救人 / 051
- 第十三回 拾金不昧品自高 不图回报福自至 / 056
- 第十四回 苦练功精益求精 升跑街喜从天降 / 060
- 第十五回 讨债务忠勤辛苦 遇知己勉力相助 / 064
- 第十六回 忙娶亲庄主爱徒 缓立嗣客伙弄舌 / 069
- 第十七回 梦鬼妻一病不起 遭苦打异地讨账 / 073
- 第十八回 敦友谊借银补缺 求签问天机未明 / 078
- 第十九回 王有龄拜谒侍郎 何桂清出银引见 / 082
- 第二十回 于庄主稽查账目 胡雪岩记算奇才 / 085
- 第二十一回 托遗言临赠阜康 报亲恩大殓治丧 / 088
- 第二十二回 府衙外知府下县 花厅上县令筵宴 / 091
- 第二十三回 意外意邂逅相逢 情中情有意交结 / 098
- 第二十四回 闲取乐夜游西湖 不了情拂香红袖 / 103
- 第二十五回 谋政筹粮求漕都 酬情达衷送头花 / 107
- 第二十六回 王有龄横遭密告 何桂清受屈请辞 / 110
- 第二十七回 争党风曾何暗斗 荐心腹巧施计谋 / 114
- 第二十八回 春花秋水易光阴 天作之合协同寅 / 118
- 第二十九回 多情女以情报恩 薄情郎以色夤缘 / 122
- 第三十回 归故里雪岩扬名 续宗谱族长作梗 / 127
- 第三十一回 何桂清弃城逃窜 王有龄奉命团练 / 132
- 第三十二回 办团练诸官合议 聚寻欢歌郎遣兴 / 136
- 第三十三回 掷万金以壮声势 捐巨款以开风气 / 140
- 第三十四回 库款短缺设无措 官捐赔解以弥缝 /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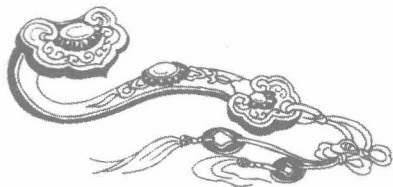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回	遭弹劾心增感慨	保性命凑钱奔京 / 149
第三十六回	胡雪岩出城买粮	王有龄投缢殉节 / 154
第三十七回	巧押粮乔扮沙船	遇红颜一见钟情 / 157
第三十八回	归杭城内外俱毁	拜左抚送粮送款 / 163
第三十九回	因欠饷兵闹署府	为公事胡左结盟 / 168
第四十回	赛牡丹削发绝尘	张广川戕官纳赎 / 172
第四十一回	论兵事两江有望	谈饷事重捐倾人 / 177
第四十二回	胡雪岩急购军火	李鸿章力却施援 / 183
第四十三回	弄风月设谋借款	欺生主以旧代新 / 188
第四十四回	筹经济丹忱报国	倡义葬以求同心 / 193
第四十五回	万般愁杭州复兴	千般羨夫妻恩笃 / 197
第四十六回	贪污侵吞陷丧命	万善同归塘工成 / 201
第四十七回	遵重托竭忠善后	讲诚信登门送款 / 205
第四十八回	闲取乐雪岩庆寿	恨见晚罗四动情 / 210
第四十九回	娶二房合家欢心	结婚姻夙缘同梦 / 216
第五十回	老侯爷有心疏诋	新帝师无意化险 / 220
第五十一回	胡光墉倡设船局	左宗棠督军陕甘 / 225
第五十二回	陕甘定左相请功	侯相薨老友助丧 / 230
第五十三回	悍国威请纓西征	争利权联手营丝 / 234
第五十四回	丝公所把持徇私	金嘉记后来居上 / 240
第五十五回	盖豪宅动迁碰钉	拒招商暗结宿仇 / 246
第五十六回	贺芝园王爷到府	创国药四方响应 / 251
第五十七回	观音庵药店定址	岳王庙灯会猜谜 / 256
第五十八回	罗四娘纳妾佐夫	韦亲家捐方助婿 / 261

第五十九回	救同年西席跪乞	托翰林东家设席	266
第六十回	争正义联名公禀	罹邻国新科昭雪	270
第六十一回	出关西征饷缺巨	举借洋债胡作保	274
第六十二回	弑逆回北疆既定	休营兵粮饷无济	278
第六十三回	定南疆饷事殊忧	计大局再谋筹款	282
第六十四回	侵公款途穷路末	筹西饷绝境逢生	286
第六十五回	渡关陇运艰道阻	驰西域悍师平疆	291
第六十六回	庆余堂诸宾贺祝	林公祠国相捐资	295
第六十七回	平疆保国荐英名	红顶黄褂赏忠信	299
第六十八回	蓄逆谋伊犁生变	使议抚藩镇再定	304
第六十九回	设红楼聚客四方	遇知己感念旧情	309
第七十回	触干戈坐庄丝市	架电线祸起萧墙	313
第七十一回	蓄恶谋购线生变	撤工程垫款充公	319
第七十二回	惊中喜回丝居奇	意外意血本无归	324
第七十三回	悟商险幻徒梦吟	报国捐金自筹款	328
第七十四回	狼狽为奸施诡计	祸从天降遭挤兑	332
第七十五回	奉旨查账暗相助	劫后余生归旧里	336
第七十六回	水流花谢始悟痴	日暮途穷走他乡	339
第七十七回	风流云散总成空	贤豪壮志魂梦游	344

后记 349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灵猿隐括全文



词曰：

雪出于天，凝于山，披于岩，霁归于自然，胡公之道似焉。公悲哉，族系于徽州，禀灵于余杭。演道于清廷，栖神于钱塘。隐机于宦海，归根于鸬鹚。其来适然，其去怆然，商魂梦断倍寂寥。其时欤？其命欤？堪嗟浮生若梦，只余魂梦绕苍冥。

这首词是专说绩溪人氏胡雪岩平生之道，虽经乱世歿后，而商圣当世，际会风云，故仍驰声海内，时东风渐盛，以通贾商之道。不少文士泼墨著书，非艳说人家奢靡淫欲，即铺张自己钦慕之情，妄谓知己欤，其实未知一个“梦”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梦，非历天地之精华，人际之风云，鬼神之契合，瑶草奇花，瑞雪祥云，仙猿有兆，方能生出这凌云之梦。人可以死，但不可无梦，梦之所至，若积德累仁，貽谋有则，道以致国，岂不罕见也？今我虽能解得梦中之旨，而恨己德疏才浅，未能追随先魂，文以经国，唯是发泄一二分出来。

此开卷第一回也，提醒阅者，“梦”乃此书立意。却道“梦”从何而来？曰：前缘也。又问缘由何而来？结缘以何事？又在何代何年，因何人何事而起？曰：皆缘一念之妄起也。夫以一念论因果，事皆前定也，抑或偶然欤？遂谓因梦缘起。故曰缘因梦而翕合，梦因缘而推演，其说长矣，然深有趣味，诸位看官不妨细玩慢赏。

话说贞观年间，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时值隆冬，大雪纷飞，武后

率众官观梅赏雪，见雪兆丰年之瑞祥，竟喜而忘形降敕旨，令百花齐放，普天同庆。君出此言，原系酒后戏论，孰料那瑶宫王母座下司花女神夷姑适值外出，百花园里群芳无首，诸花仙位卑道浅，不敢抗违下界帝王之旨，悉颠时序而竞相齐放，于是乎，普天之下一时间尽是万紫千红，那真真是一个锦绣乾坤，花花世界。

殊不知，花开四季，俱有时序，倘要开百花于片刻，聚四季于一时，唯有上帝敕旨，纵使下界帝王有令，也断不能应命。于是乎，天帝重谴，百花遭贬，滴入红尘。

诸仙子岂敢逆天命而行？故循分承旨。夷姑乃百花之主，首先被谪，其他也各按年月，纷纷朝下界投胎去了，先是牡丹、兰花、梅花、菊花、桂花、莲花、芍药、海棠、水仙、蜡梅、杜鹃、玉兰等仙姑之辈，其次珠兰、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等仙子之列，最后凤仙、蔷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蓝菊、栀子、绣球、罌粟、秋海棠、夜来香等仙童奴婢之流，连同园叟花佣，共计百人，只单单剩了一个守园的白猿，便弃在黄山三十六峰外峰修炼成仙。

却说黄山，长城内外，天下之山，概无出其右，或崔嵬雄浑，或峻峭秀丽，皆鬼斧神工之造，莫不自然之宝。可谓大峰磅礴，小峰重叠，峰峰皆含画意，盖仙山灵境也。有莲花峰，宛似一莲花初绽，峰峦叠嶂如莲瓣，层层叠叠，历历可数；有狮子峰，一只雄狮昂首伏卧；有猴子观海、奇松古柏等诸胜，那猴子观海，远望如一猴蹲坐冥索，所思莫名；有光明顶，即群峰之冠，侧有飞来石者也，即传说女娲补天所剩两石之一，飞落于此，上锐下丰，似天外飞石，孤踞峰顶，亘古不圯，莫名其故。众谓此石有灵，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乃仙人室也。山民每遥见岩上人来往，然望之如人，却不类人形，偶视一白面猿猴，竟能人立而行，奇矣！此猿远视大，而近视小，至则没入白石一片，抑又奇矣。故众疑飞石乃猿所宅，夜间炼精羽化，昼则变成石头一块，作蹲状，遂为猴子观海，意在吐纳导引，博采天地之精气。疑以传疑，故有诗传曰：

黄山皆仙境，空灵若太虚。

峰孤与天齐，怪石比凌霄。

仙踪久渺邈，空自余老猿。

幻化渐通灵，顾形随心变。

白猿在山中修炼了千年，采精气，拜星斗，渐幻化通灵，会三十六变，自以为道已成矣，便幻化腾云，一个跟头翻至云霄，去天宫拜见紫微大帝，祈求供职于天宫，列名

于仙籍。紫微大帝试其法，见它幻化变形，无所不能，说道：“通灵变化，妖亦可，尔辈是妖非仙矣。”猿不服道：“我已辛苦修炼千年，始化人身，且往来无形，出入无迹，与仙何异？天官可鉴察。”紫微大帝笑道：“妖随心而变，无所不为，仙因心而固，有所不为。”猿一听，哀求道：“天官可否度乎？”紫微大帝掷签一支，签上大书十六字曰：“内绝世缘，外积阴鹭，唯心而造，尔辈自度。”

老猿大沮，一个跟头又自天而下，迅如飞鸟。回到黄山，偶见丰乐河边一女子树下卖酒，美艳绝伦，一低眉，一回眸，一举手，一投足，尽显媚态横生。老猿摇魂动魄，恋恋不能去也，于是化一乞丐上前求饮，那女子欣然给他一碗酒，老猿饮罢，又乞食，女子又欣然给他一饼，乞丐感激涕零，与女子共坐树下。那女子见他穷饿万状，心生怜悯，以酒食款待他，二人说笑问答，相洽投契。老猿不能自持，微露狎意，牵妇人之裙，戏道：“你我今朝相遇，亦是夙缘。”妇人振衣起，叱道：“我每日在此卖酒，来往客商过百，怪陋奇皆有，然莫奇过于你。我本怜悯你穷苦，所以施给你酒食，谁知你不自重，初相遇即不自持，哀吾遇也。”说完，就听雷震一声，山花乱坠，艳妇化一线红光，上达于天。浓雾密云中有人语，震如大鼓鸣，叱道：“六道轮回，唯心所造，不见欲故不乱，见则乱矣，尔辈不可度也。”神恶其渎，遂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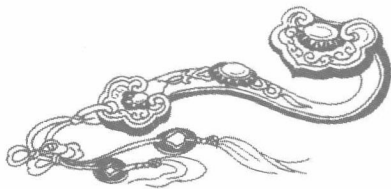
老猿大愕，初疑幻中出幻，忽豁然醒悟，心知此妇为仙所幻化，故意来试他，于是拱手端跪，仰望望天，道：“天官明鉴也。我修炼千年，自谓心如止水。今遇美妇，不过偶一遇之，然微动一念，再问答流连片刻，则不自持矣，妄念故在也。”

灵猿又返至深山，然心已不复从前，圣人谓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而今已见已欲，心已乱矣！心乱则神涣，神涣则气不聚。彼求仙者，盖吸精服气，摄日月、星斗、木石、雨土之天地精华，方才形成聚气，炼至不死之身，道乃成也。故神不安则气不聚，修炼大不易也。

那灵猿久惯在众香国里，与众美仙朝夕盘桓，而今群芳尽废，独自己孑身苦挨，修炼千年，虽功成已抵大半，然未修得正果，不禁心生弃念：“既然诸仙姑谪入俗尘，我区区微末何足惜也？不如也趁此下凡，历遍红尘，风流快活一世，等日后尘缘期满，风流云散，再回山便是。”遂灵猿因一念之妄起，竟自堕入凡尘，投生江南胡秀才之家，乃绩溪县地方。

第二回

胡芝田日梦一神
两本家同邀赏会



话说大清地理，袭明旧制，分天下为二十三府。凡县分隶于府，府归于省，如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之类。至于外域，如西藏与川、青、滇、巴塘地区。若以富庶而论，江南自不在话下，但细考较去，徽州之灵杰，皆出于他府之上，最是红尘中一二等桃源美地。故有古人诗曰：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那时徽州一府六县，最北一隅曰绩溪县，县里有镇曰胡里。这胡里镇上有条后街，街内有个袁井巷，巷内住着一小户人家，姓胡，名鹿泉，字芝田。嫡妻金氏，情性柔婉，然柔而不弱，井臼针黹烹饪样样精工，事上以孝，处悌以和，待下以恩，无一不体恤周至，故家内百事井然。胡芝田虽家道贫寒，但饱有才学，怎奈时运不济，苦读几十年，会试屡屡落榜，五旬向外仍穷秀才一个，曾教过几年私塾，因在家排行第六，人称“六先生”。

早些年，胡芝田虽布衣蔬食，却常和通家好友吟诗作画、酌酒下棋为乐，这日子倒也过得逍遥，唯近二年，性情大不同从前，因大儿逐日与无赖小人混在一起，耍钱赌博，在外鬼混。胡芝田累训不从，气瘀成疾。常言道：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巧二儿又得了热症夭折，妻子金氏后

有三胎,然不能养得一个,或不足三月血流而逝,或长至六月坠裤裆而亡,或落地七日而绝气,金氏为此肠都哭断了,而长斋事佛。胡芝田想到自己年过半百举业不成,败子不肖,本房又支庶不盛,故而郁郁于怀,终不得自宽,乃至心疾。

道光元年辛巳,胡芝田大病一场。多亏娘子金氏逐日煨药煨粥,寸步不离,将及数月,病才渐好。转眼过了年,到壬午年二月,天气渐渐暖和起来。

胡芝田家宅不大,一院屋二楹,虽敝陋,颇整洁。二月十二日,天晴好,胡芝田于厅堂闲坐晒太阳。客堂里,一张桌,四张椅,中间壁上悬的是一幅《寒江独钓图》,两旁正楷小对。院中,一棵老槐,梅满枝,桃始花,亦春光融融也。檐下,原本一对鸬鹚琴瑟和鸣,后数只鸬鹚在老树上筑巢是栖,鸬鹚又生幼鸟,乃至数十只,鸬鹚巢居,与人年久相熟,家里来客也不惊起。

日暖,鸬鹚噪,辄有一细腰蜂鼓翼绕左右,嗡嗡有声,以为体虚耳鸣也。胡芝田撑不多时,竟神倦而盹睡。梦至一神殿,上写“太阳殿”,里面供着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和徽州地神汪公的神像。

他梦见自己年三十晚去庙里抢头香,走进神殿,拜神祷告,暗求神仙保佑早续子嗣,为示诚心,决意“守庙”,打坐至三更时,不觉昏昏欲睡,忽闻耳中小语如蝇,汪公道:“听说下界发生了件千古未闻的罕事,百花为迎合女帝于一夜之间颠时而放,逆天而行,惹怒天庭,玉帝重谴百花投胎人世,不知这段公案是否了结?”关帝道:“那一干冤家悉皆投胎人世,只单单剩下一守园门的白猿,仍在黄山三十六峰外峰苦修。那猿猴既受天界百花滋养,复得黄山雨露精华,历几百年天地之精华,灵性已通,近日凡心大动,正意欲下世为人。”汪公笑道:“听来好笑,哪有放着神仙不做,偏要入那凡尘俗世?不得仙道的东西,那就使他去经历经历,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啊?”那关帝道:“此猿乃警幻司挂了名的风流冤孽,又乘此没落朝世,若德行不修,下凡必造劫混世,终归无益,故务以忠、孝、礼、义、信为约束。此案正该了结,警幻仙姑正要我等陪她去了结此案。”汪公道:“与我等何干?在下腐愚,承关帝赐教,难道那孽猿将来我徽州圣地造劫历世不成?”关帝道:“玄机不可预泄,你随我去了便知。”汪公道:“既如此,我随你同去便了,却不知这混世冤孽下世又要勾出多少风月故事来了……”

恍惚间,胡芝田正洗耳谛听,忽听得一阵敲门,吓了一跳,骤惊醒,梦也忘了大半。原来是两个本家来看他:一个是族里的一个叔子,叫胡万年,是个贡生,因自小见他长大,故爱他、疼他;一个是嫡堂兄弟,叫胡洪福,和先生曾是同窗学里,赏诗鉴赋,谈古论今,与先生最投契。

“三爷、洪福兄来了。”胡芝田迎两位本家进来，叙礼坐下。三爷胡万年看他气色凝滞，似有重忧，劝道：“你看看恁般时候尚不曾精神，可不是越发疲懒了？老六，莫怪我说你，这各人的寿数，哪里是你我料想得了的？若老是沉浮于小哥亡故之中，累及病倒，还不是现世现受，有什么好？”洪福性笃厚，言行尽为自然，也正色道：“六哥，你这一家之主，关系到上下三代，你要是有个好歹，祸害了寡母孤儿不说，就是先伯父、先伯母也泉下不得安眠了。六哥倘不以忠孝为大，只一味妄自消沉，实枉为男子。”一番话说得胡芝田脸上臊得红一块，白一块，心里自知惭愧，但不便表明，只唉声叹气，好一阵不语，想到心酸处还落了两滴泪。

两个本家恻然，唯恐言重使他心里着气，病反添得更重了，这两人彼此递了个眼色，又说起安慰宽心的话来。三爷笼着袖子道：“老六啊，我和太老爷平生相与最好，像你这样有才情、德行好的厚道人，我心里喜欢，也当是自己亲骨肉一般。现如今令尊先去了，你还当我是你三爷的话，就听信我言：这功名啊，到底是身外之物，比不得那好品行和文章可经久传世。你现虽清贫了些，但才学在这十里八乡，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敬。我同杭州府鲍太公自小同学拜盟，极相好的。年前，鲍老太爷叫人带话请我去坐馆，教他家孙子，本约定正月二十就开馆，可为些家里俗事缠着，又碰上文会，所以拖延着，最迟文会后也要进馆。杭州是个大邦，我寻思着你也该出去走走，寻个生意，或者走出些机遇，做出一番事业来也是不可知的。淮扬、苏杭，数我们新安巨商大贾最多，况那鲍家太老爷、老爷也都是徽州籍人士，这几年各府、州、县作游，相与的州、县官也不少，我托老太爷帮你也寻个馆，一年也能挣个二三十两。老六，可细听三爷之言，振作一番，不寻思那些个虚化的，只想着将来多少事业都等你去做才是正经。”胡芝田听罢，仍不言语。他自知三爷疼他，总想帮他些，自觉老大不成器，带累他操心，心里着实懊恼一回。洪福见他愁着眉，只当他郁不得志，心中甚是苦闷，越发劝得紧了，说道：“六哥，我们自晓得你的苦处，你心里不舒坦，可总憋闷在家里也不是事儿。过三两日是二月半，同案的人都约齐了登源花朝会，我和三爷特意来喊上你，赴会赏花、吟诗作赋、饮酒唱和，众人相与作乐，岂不是人生之快事？况外面去作游几时，也可暂解得愁烦。”三爷接道：“要说贤侄做出来的文章，在这十里镇间无一人能比，若此番不去，恐胡里人不好看相……”

三爷的话不曾说完，胡芝田踌躇着，因心里头另外有一件事，却又不好说。恰好娘子从外头上香回来，向两个本家见了礼，便进去烹茶。须臾，提着一把铜壶，将烧得热滚滚的茶斟好了，双手递与他们吃。洪福接过茶杯，说道：“有劳嫂子了。”金氏

道：“都是家里人，反说这客套话，倒越发使我心不安了。不知叔叔和贤弟可是为花朝文会而来？”三爷道：“侄媳究竟是个明白人，我和洪福侄正是为此。这终究是个好事不是？今年太子会主会的汪社首在我跟前说了几次，仰慕贤侄的大才，一心想在文会上会会，若不去，岂不扫兴？”洪福笑道：“最紧要的是那花朝会的百花娘娘，专司人间百花和生殖，此番到登源，设或回来六哥就养出一个大胖小子来也未可知……”三爷听了，捻须和道：“洪福侄说得是个理，甚好！甚好！就这么定了，老六的例份钱我来出了，今儿就差人送去。”

胡芝田是个聪明不过的人，一早便知两位本家是专程为花朝会登门，本想托病辞了文会，现三爷说要帮他交了文会的份子钱，正碰在心坎儿上，反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脸红道：“这万万使不得。先父见背，多蒙三爷照顾，晚辈尚不曾孝敬奉侍，自觉亏负得很，岂有再使三爷银钱的道理？”三爷眼一瞪，装怒道：“有什么不行？我虽年朽，但每年做馆也赚得几两银子，不短这两三钱的，说这些个生分话作什么？文会的例份钱我出了，你只管去玩玩就是了。”金氏听了，急从旁劝道：“三爷莫见怪，莫见怪，我这相公是个直言，嘴又拙，惹爷们着气了不是。”转而望着相公，暗暗挤眼道，“相公，别人说的都不相干，只有这两位本家的话可不能不听。想我们没什么好处到人家，此番来不仅带累两位本家，还劳破费钱财，这可从哪里说起啊？”

想那花朝会乃这方圆百十里一年内最隆重之盛典，赏百花，设诗会，巡祭礼，赛琼碗，连续半个月做戏酬神，日夜连场演不停，堪称热闹非凡。但这徽州风俗：冠、婚、丧、祭、会之事，家家都要出些许银子的。只胡芝田先害病前，很多人上门来求字，作诗，提碑，酬钱或多或少，但总是有的。唯害病后，自觉身体怯虚，便推了一切外活，田里的活也不肯用心料理，没了活钱，这手上的钱银又只出不进，日食日渐艰难，哪来这一笔闲银？胡芝田正犯愁，不知去得去不得，喜闻本家叔子帮着拿助会之费，自乐得托个顺水之辞：“娘子所言极是，这绩溪县方圆多少大家大府，亲戚本家也尽都是些有势有钱的，谁不攀着相与？没来由，老远的路来寻我这样清贫人家去做什么？到底该感激才是，多承尊叔贤弟抬爱，老六我无以为敬，倘再有半点推辞，岂不是混账东西？况我在家有许多时不曾出来，此番出去解解闷也极好。”见胡芝田应诺了，两位本家自是高兴。

两本家同胡芝田在厅上喝了一回茶，说了些家常话，又问胡大的事。洪福道：“怎不见胡大？还在赌钱呢？”胡芝田不曾言语。金氏正做着家务，把眼看了相公一眼，接口道：“跑外路去了。”三爷晓得老六心里不快活，因说道：“十三四岁，往外一

丢,倒是我们徽州的风俗,由他去吧,或许寻个出路。”胡芝田长叹一口气道:“这败家的畜生,没钱花,到家来要;赌输了,也到家来要。讨债人每日上门来缠,我怎经得起他这般累?前次赌输了,竟偷家里田契与人抵银。我着了重气,抄了条扁担揍他,险些打断他半条腿,这畜生就负气跑了。”金氏在旁听见这些话,忍不住眼里流下泪来,道:“也不知道胡大现在躲在哪里,是死还是活?日食从何而来?我这为娘的,心整日揪着,总是要寻他家里来才心安啊。”胡芝田一听更着气,道:“这话怎说的,莫不是嫌我不出外去寻他?这混账畜生,放着亲娘老子不养,还带累我这土埋半截的替他偿债,天下岂有此理?这样不肖子,要他何用?!有道是‘种田不熟不如荒,养儿不肖不如无’,我只当他死了,不在眼前更清静。”三爷劝道:“可使不得呀,他好歹是你的骨肉,你这个当老子的,怎下得如此毒手?倘若瘫了,你倒要拿他当菩萨供在家里了,岂不是一辈子拖累?你两口子身体康健还罢,日后口眼闭了,谁个养活他?”洪福接道:“还是成个家是正经,过一二年你们还能添了孙子,这男儿家结了婚自然就知道担当了,或许戒了赌也未定。”金氏听了,又掉下许多泪来,道:“成家自然是好,可说了多少家姑娘,一听说这个败子,正经人家的姑娘都瞧不上眼。”胡芝田不胜怅怅,说道:“古话说‘三岁看到大,六岁看到老’,这各人命数是已定的,我看你们不必指望了,料想他不成人的。”

不觉到了日中。胡芝田执意留二本家吃了饭,摆了四个碗上桌:一碗蒸咸肉,一碗毛豆腐,一碗腌冬菜,一碗清炒笋干。家里有现成的百花酒,烫了一壶。吃饭中间,谈及做会的事。洪福道:“三爷,今年诗会该是个什么标题?”三爷曾是会试头名,满腹经纶,每年被请去各地做会十余年,会情最为熟悉,沉吟道:“花朝做会风久矣,只得歌花、颂神,再就赏灯,三个题,其余没有了。依老夫之见,今年文会唯有大变的,恐莫过于赢家的酬银多了许多。往年诗魁只得银五钱,另外赏荷包、汗巾和诗扇三件。今年汪村做东道,首事的汪家乃村里尊门大府,排场自然是要的,太子会特设头名赏银一两,第二三名八九钱不等。”洪福啧啧道:“都道盐商豪横,这汪家毕竟不同,别家做会,只得捐银、献送、祭神,纵有那万贯家私的,花朝会门面却不曾做得这样大。这汪家最是敬重文人,将祖上山场数顷承租于矿主,所得租钱用作建立文会之资,以启有志读书者。另文会还规定:凡赴县考者给卷资银一钱,赴府考者给盘费银四钱,赴院考者给盘费银六钱。余下租钱按照进院考人均摊派,以为灯油之资。”三爷听了,点头道:“而今的人,可谓势利透了心的,贪财慕势,汪先生豪杰,天下共闻,事君交友全然不看贵贱,做生意的从古也没有这好的,且又爱惜才人,天下没有

第二个。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故推为社首。”

胡芝田听罢，越发倾慕，开口道：“我曾听见家父说：‘绩溪邑小士多，只有汪先生是个豪杰。’但不知说的可是这个汪先生？”三爷道：“对，也不对。”胡芝田性急，抱怨道：“这话是怎么说的？是或非，总有一个说法，三爷故意急我怎的？”三爷哈哈大笑：“你这个呆子，闭门只问读书事，全然不顾天下事。此先生非彼先生，同祖不同宗。汪道昆，字伯玉，号南溟，是大江南北有名的第一才子，天下无人不敬仰，虽是雅人，却是个豪杰。相传汪道昆和王世贞是万历年间文坛之南北泰斗，两人表面相互推崇，其实暗中不合。一日，王世贞率百众宾客同下江南，名为游黄山，意在会会徽州的汪道昆。想那一干宾客悉皆才技之流，个个身怀绝技，可谓群贤毕至，王先生不过为彰显天下之人才无不追随左右的领袖地位，而汪先生焉不知其意？却有高士之风，悉尽东道之仪，安排众宾寓在黄山三十六峰外峰的丰乐河边，谚云：‘一滩又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这黄山乃天下第一美景，真正一个桃源仙境，汪东道每日筵宴款待，另有专人相陪。岂知这一众陪客非等闲之辈，擅书画、诗赋、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术、歌吟等能事，均有一技之长，伴客左右，投其所好，清风细乐，凤管鸾笙，莺啼燕语，正所谓‘天上神仙府，人间徽州里’！宾主相得甚欢，真乃一时胜会。间有起衅者，无非恃才逞强，想一较高下，结果往往大败亏输。徽州，乃藏龙卧虎之地也。分手时，汪东道还置办了各类土仪和刻着黄山三十六峰图的歙砚送与诸宾客。王世贞愧然，赞叹道：‘只闻徽州名士甚多，却不曾见过像道昆先生这样大方举动的人，真正是个大家，真豪杰也。’”

三人闲谈着，后来渐渐说到汪首家的家世，三爷道：“论徽俗，若以贾为主，总是不行的，汪家唯张儒入仕，才得以臻于三代之隆。”三爷又把汪社首祖上贾而好儒，贾而攻儒，而今以贾助儒之豪举，细细说了一遍。原来这汪道德之曾祖是豪横一世的盐商，祖上也靠行盐发的，休宁、祁门和黟县三县所需食盐，悉赖其供应。虽世家大族，但因才气不足，不得仕举，终不能遂其愿。至道德之父，才开始贾而事儒，科举出身，曾任太守，至道德，中了个进士，曾钦点为两淮盐运使，后辞官经商，而今隐没于乡下。

洪福叹道：“如此说，汪家亦是书香之族。不过这人也出奇得紧，读书人谁不想做官？他偏有官不做，可惜了！”胡芝田道：“性情不同罢了，而今在这乡野度日神仙般逍遥富贵，谁人不羡？！”三爷吃了几杯酒，略有些醉意，摇头晃脑道：“我也尝问道德君此事，先生谓道德本重，不以名利而自屈，亦谓之自重。”